

CHENGJISIHAN

成吉思汗

野庆裕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I247.43
Y412(2)
:2



成吉思汗

CHENGJISIHAN

野庆裕◎著



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

藏书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20031371

第三十三回

假和亲暗中作手脚 巧安排王罕成人质

桑昆的酒洒在石头上，石头立刻崩裂；洒在树干上，树皮立即爆裂；洒在青草上，青草马上枯死；洒在沙滩上，沙滩顷刻冒起黑烟。克烈部王罕大骂自己的儿子：“你这个孽子！怎能这样对待我盟兄的儿子铁木真呢？！”

一天，铁木真在和扎拉玛谈话中，忽然想起在“那达慕”上大显身手的学徒来，便道：“学徒虽然年少，却是聪慧过人，武艺也很出色，但不知他订亲没有？”

扎拉玛道：“我不曾打听，派人一问便知。”

铁木真道：“胜任这项使命者需要有勇有谋，不可粗俗无礼！我反复思忖，没比你父扎尔其古岱更为合适的了。”

铁木真一挥手，侍从摆出绸缎四匹、珍珠四粒、盔甲一副，嵌镶宝石和利剑一把、嵌镶玛瑙的箭囊一副，作为拜访额尔古纳河畔伊吉力其部酋长乌力吉图的礼物。

扎拉玛携带五种厚礼来见父亲扎尔其古岱，转达铁木真的意愿：“阿爸，铁木真委你这般重任，非同一般，千万不要辜负他的重托。”

扎尔其古岱笑道：“当尽全力效劳！”第二天带领六七名家丁直奔额尔古纳河。

扎尔其古岱老人受到乌力吉图的热情欢迎。一连数日，摆宴洗尘。临行前，特地赠他一匹全鞍马，随员每人赠送一只羚羊，学徒还送出老远。

路上，学徒询问铁木真的小妹是否定亲，扎尔其古岱老人这样回答道：

“黄金家族的帖木仑，她厌恶那庸碌之辈，据我所知尚未定亲！你是百发百中的神箭手，定能使她如意称心，完全可以碰碰运气！假如你有这个心意，不妨为你试探一番，拿定主意通告一声！”

学徒听罢大喜，回到家里，向父亲谈起自己的心意。乌力吉图酋长沉思半晌道：“帖木仑是黄金家族的金枝玉叶，又是铁木真的亲妹妹，而我

们却是平民百姓，门第悬殊太大，他怎么会答应呢？不过，看在铁木真喜欢你的福份上，不妨冒昧地去碰碰运气！”

李徒随即辞别父亲，携带彩礼驮队，到了铁木真部落，恳求扎尔其古岱协助做媒，办成好事。

扎尔其古岱欣然应允，说道：“珍珠最好串起来，幸福之花就盛开！”

于是，他便带领李徒去见铁木真。铁木真异常高兴，相互施礼，叙起离别之情。

铁木真命博尔忽快去请老夫人出帐。博尔忽把老夫人安排在首席，献酒祝福道：

“千里来会，天赐良缘。年轻的英雄，向公主求婚。他们结成鸳鸯，将是部落喜讯。”

铁木真向母亲敬酒，陈述自己的见地：

“我们兄弟五个，只有妹妹一人，视如掌上明珠，看做家庭女神。小妹匹配李徒，堪称天然巧成。祖传鹿弓号角，可做定亲佐证。亲手交换荷包，即可宣告订婚。”

诃额仑夫人见李徒少年英俊，愉快地应诺了这门亲事，当即唤出女儿帖木仑与李徒相见。两人一见钟情，相互施礼并交换了定亲的信物。

铁木真妹妹订婚的消息，顿时传遍了四面八方，金国又派使臣送来礼物表示祝贺。为感谢金国的好意，铁木真又派使臣，给金国赠送五百匹好马和五百件兵器。

克烈部的王罕之子桑昆，暗中给驻在附近的札木合派了一支偷袭部队，乘铁木真部落举办婚事之际，突然窜到土拉河畔的冬营地，夜间纵火，掠走了大量属民及其财富，并且谎称是察拉济部干的坏事。木华黎连夜派人把这个不快的消息，禀报了铁木真。

铁木真听罢长叹一声：“令人耻笑的是汗王今后如何做人？连他亲生儿子都管不住，还包庇我的仇敌札木合，暗中偷袭我部，是何等的的不义，又是何等的可耻！焚烧我一个冬营地算不了什么，遗憾的是给我的属民带来了灾难，请你亲往慰问受害的属民，打开这里的仓库，拿出皮毛布匹，再从畜群里拨出一部分牛羊，配给他们喂养度日，熬过寒冷的冬日。”

木华黎奉命监督百峰驼队出发。

铁木真则对已由扎盖淖尔移驻到嘎鲁图的合撒儿说：“弟弟，你的驻地嘎鲁图虽然是个富饶美丽的地方，但与克烈部毗邻。古语说‘接近毒蛇要提防自己的衣襟裤筒，临近盗贼要注意保卫自己的家园’。你要随时提防遭受盗贼桑昆和奸雄札木合的暗算，倒不如早日迁到与我为邻的

地方为好。”

合撒儿摇头拒绝道：“托上天之恩、兄长之福，至今我总算安静，我没有惧怕克烈部桑昆的理由！”

克烈部的桑昆，听从札木合的挑拨与怂恿，背着他的父亲暗中收拢散落的部落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他同札木合出行几天，居然收拢了五六百个散落的属民。

札木合看出他的嫉恨之心，为他献计道：“我们何不乘机占领铁木真的冬营地，而后嫁祸于归顺他的部落的属民。”

桑昆言听计从，立刻调拨给札木合一支兵马，白昼安营扎寨，黑夜突然偷袭，攻击了铁木真的冬营地，夺得了大量属民和财富。

再说那次桑昆攻击铁木真的计划未能实现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秋冬。到了今天春天，桑昆又请札木合一起密谋攻打铁木真之事。

札木合满脸堆笑说：“去年，老王反对我们消灭铁木真的决策，我一直坐卧不安，至今想出一个绝妙的上策，但丝毫不能走露风声。此计定能马到成功，可以活捉铁木真。”

桑昆一听，满心大悦，立即令人准备盛宴，隆重接待札木合，亲自斟满三大金杯，向札木合敬酒。责令属下侍者回避之后，桑昆请教活捉铁木真的计划。

札木合摸着嘴巴大笑道：“过去我和他相处过，十分了解他的为人。他一贯靠恩德义气来亲近其他部落，然后再把他们一一征服。所以，你立刻选派一名擅长言辞之人，前往那里说明我家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希望嫁给别力古台为妻。另外，铁木真膝下有个华荫公主，容貌出众，智慧过人，就说嫁给我们老王后续夫人所生、尊弟陶斯夫为妻，两部和亲，永世修好。这样，铁木真一定很乐意。到时候，在克鲁伦河畔设宴，双方面谈，他会高兴前来赴宴，当然，赴宴的人是不会带来许多兵马。事先，我们在饮食里放进毒药，如果他不吃不喝，我们设下陷阱，埋伏武士，伺机下手。即便他侥幸逃脱，我们把军队埋伏在他返回的道路两旁，在途中把他杀死。不用说一个铁木真，就是十个铁木真也插翅难逃。这样，只要铁木真倒下去，他们就会不攻自破，而别人谁也代替不了铁木真。群龙无首，无能为力，术赤由于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儿子，根本无法统领部族，剩下一个木华黎势孤力单，就算他有点本事，也无法挽救溃败的局面。这么一来，铁木真辛勤创建的部落，就完全归你统辖，取代孛儿只斤家族的社稷，成为北

方惟一强国,就可以和南方金国平起平坐。”

密谋之后,桑昆瞒着他的父亲,暗地里进行筹划。王罕听说儿子主张与铁木真和亲,虽说合乎自己的心愿,但对他突然改变主意不免生疑。但当听到儿子反复多次提起,便信以为真,终于同意派人前往铁木真处和谈。

桑昆得到父王手谕,传来波力古岱说道:“我想过,与其天天打仗,倒不如和好相处。我同意你们的见解,我们和铁木真结成联盟,请来铁木真,一来报答他的恩德,二来商谈和亲之事。我想委派你转达我的意志,约定一个时间如何?”

波力古岱是个莽汉,当下高兴得双手举上额头祈祷:“英明的幼主啊,你的意愿诸神保佑,一定能实现。奴才我尽力效劳,虽死不辞!”

第二天清晨,他带上礼品,跨上额角白斑骏马,带着他的随员,扬鞭催马,翻山越岭,向铁木真部进发。日行夜宿,来到铁木真大营受到总管敖尤图斯钦的热情接待,把他领进宽敞的迎客厅里,只见十八名将领站立两旁,就像两排山一样。

铁木真听说克烈部派人来谈和亲之事,喜出望外,健步走了出来,坐在虎皮椅上。波力古岱跪在皮垫子上向铁木真叩头,两旁的卫士高声助威。

惊呆的波力古岱忐忑不安地说道:

“高贵的仁主,您威严神圣,英名远扬。我们克烈部,邀您去赴宴,围猎林中兽,游览众山川。趁机结姻盟,两部议和结盟。儿女配鸳鸯,婚姻金线串。小奴搭鹊桥,献上彩礼单,盟主如不弃,笑纳赐恩典。友好自此始,和睦如从前,仁主施恩泽,汗王不敢忘。以往受恩惠,部落得兴旺,回报无私情,设宴谢恩长。缔结儿女亲,忠心日月光,君王如莅临,终生不相忘。”

铁木真听罢,很受感动,当即说道:“你从遥远的克烈部,特意来此转达和亲之意,焉能不理,我去就是了。”

波力古岱一连又磕了十几个响头。铁木真下令赏赐给他贵重礼物,招待佳肴名酒,派人送他上路。

这个消息传到首席大臣锁儿罕失刺和军师木华黎那里。他们深知克烈部桑昆一向狡猾多端,特别是札木合在那里鼓动,断定这是一个不祥之兆,铁木真一口应允赴邀,实是不慎失言。

两人赶忙来到铁木真军帐,规劝道:“克烈部派人请你赴宴,绝不会心怀好意,你明知其中有诈,如何失口应诺,真令我等放心不下!”

铁木真笑道：

“假如其中有诈，只好见机行事，上有青天作主，哪管是死是活。捕捉凶猛虎豹，必须肉食做诱饵，倘欲擒拿蛟龙，必得舍弃身躯。诸位莫要心急，想出高策妙计，为给别力古台，娶来美貌娇妻。你等足智多谋，定能化险为夷，我既一言出口，当然不能不去。”

木华黎听了铁木真的话，领悟了他的用意，便退出帐来，筹划去克烈部赴宴之事。随后，唤来敖尤图斯钦问道：“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？外部来人为何不先告我，随便引见给大汗呢？如果遇上刺客，你想如何办呢？你这过错，本当重罚，姑念你这是初犯，罚你六只羊，送到驿馆，引以为戒！”

敖尤图斯钦悔恨莫及，甘愿接受惩罚，又多献出六只羊，宴请众人，表示谢恩赎罪。所有人等，也从他身上记取教训，谨慎从事。

消息传到别力古台耳中，他感谢胞兄关照，磕头说：“明知艰险，却不畏惧。小弟不要美女有何要紧，感激兄长之恩。”

铁木真听之坦然一笑道：

“即使骨肉不能辈辈同生，要说亲爱不能超过弟兄，你能竭尽全力为我尽忠，我也应该冒死为你效劳。”

别力古台听了再次磕头：“感谢兄长之恩！”心里只想娶到索伦高娃这个绝代美女，简直神魂飘荡。

此时正值年底，铁木真派人到克烈部说：“届时前去赴宴。”

赴宴日期临近，铁木真唤来锁儿罕失刺商议去克烈部之事，锁儿罕失刺坚持带兵保护。又唤来木华黎商议，木华黎说：“说亲是件喜事，如果带兵前往，诸部将会讥笑。”

铁木真点头称是，捋着腰带说：“木华黎你通晓我去的用意，也明白我的策略。”

木华黎心领意会，无言地退了出来。

锁儿罕失刺迎上问道：“怎么定的？”

木华黎说：“拧着拇指上的戒指，捋着腰带，说明他决不带兵，单身赴宴。咱俩快去准备，暗中保护。”

随即来到中军大帐，鸣炮三响，吹响三十二件军号，众位将军齐集大帐。

军师木华黎赐给胡图克一枝令箭说：“你率五百精兵，到和克烈部接壤边境的吉胡朗图山，扮做打猎模样，三月二十一日天明，直插克烈部境内，沿着克鲁伦河进发，迎接我主。我主将在那里狩猎。一旦听见炮响，

立刻杀过去接迎他,不得有误。如果出错,罪大难饶。”

胡图克受命领兵而去。

军师木华黎又给宝日拉发下令箭说:“你带少数人,带上最好的箭囊和食品行帐,以特使身份去克烈部报信,注意观察动向,尤其要探明设宴的地方有无伏兵,如果发现有异常举动,首先射死首领。重任在你一身,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!”

宝日拉领命而去。

木华黎又唤哲别、赤老温二人说:“你二人带领二千精兵,扮做商人,混进克烈部,探明他们的伏兵,迎面埋伏下来。如果不遇伏兵,三月二十日午夜,偷渡克鲁伦河,到达摆宴的腾格力沙漠的柳林中埋伏下来;一旦发生突变,你们杀将过去,营救我主,如果有误,当定死罪。”

哲别、赤老温领命而去。

木华黎又命博尔忽和博尔术道:“你们领两千兵马,扬言要报察拉济部夺我冬营地之仇,进入克烈部境内,埋伏在克鲁伦河边芦苇丛中。如果发现他们有伏兵出击,你们迎头狙击。”

二人受命而去。

木华黎又抽十枝令箭,赐图日和温都尔斯钦银牌一枚,利剑一把,封他们为护卫长,悄悄在耳边嘱咐几句。又让合撒儿、别力古台为侍卫大将军,负责警卫。又命敖尤图斯钦和苏尔塔拉图为膳食官,赐金角碗,负责铁木真饮食。又命胡尔古力吉和敖云高瓦二人,负责五匹乘马。又命特古斯朝克图、扎拉玛带上火炮,如遇紧急关头,可以杀伤敌人,假如平安无事,就当礼炮轰鸣。如此,一切安排就绪,就等铁木真起程。

军师木华黎精心安排铁木真出行,他和首席大臣锁儿罕失剌部留守部落。

跟随铁木真出行的十位大臣,都穿戴起赴宴的节日盛装,带着刺绣精致的箭囊,明里没有佩戴刀剑,而在暗中都藏着利器。从铁木真到一般随从,总共不到五十人。

第二天,铁木真跨出中军大帐。这时,礼炮齐鸣,震天撼地,铁木真跃马扬鞭出发。

来到克烈部的嘎鲁图湖畔,受到克烈部派来迎接使臣嘎拉巴的欢迎。嘎拉巴伸展双手,双膝跪地,只见铁木真俨然是威震天下的天子,再见随员们身穿彩虹一般盛装,腰间系着宝石玉带。

走到嘎扎嘎山,铁木真又受到桑昆的欢迎。他向铁木真敬献一杯烈酒,敖尤图斯钦接过酒杯,把一半倒进铁木真使的金杯里,在剩下的一半

里，再斟进自带的酒，回敬给桑昆。

铁木真明了他的用意。

桑昆接过皱了一下眉头。

合撒儿跨前一步说：“请干杯！”

桑昆一惊，酒杯掉到地上。

敖尤图斯钦当即变了脸：“敬你见面酒，不该泼地上，既然没有诚意，岂能饮这酒。”说罢，把桑昆敬的酒灌进瓶子里。

桑昆一时面红耳赤。

在克鲁伦河对岸，在两部界桩敖包旁的丛林中，克烈部主王罕领着幼子陶斯夫率领部众，笙鼓齐奏，军乐齐鸣，亲自欢迎铁木真。这里是最隆重的第三道欢迎队伍。两部部主各自下马，握手见礼，互相敬献美酒。

见桑昆捧着他父汗的酒杯，苏尔塔拉图也端起铁木真的金杯，并向敖尤图斯钦点头示意。当铁木真和王罕交换酒杯时，敖尤图斯钦跪下，高声唱咏祝词：

“孛儿只斤、克烈两部大王，在奔腾的克鲁伦河畔，在先祖遗迹敖包旁相见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永世修好世代共处，尊敬的两部大王，请举起美酒琼浆。感念大地的恩泽，酬谢山野的庇护，酒扬在敖包顶端，祭奉给山主神灵！”

铁木真和王罕依言跪拜敖包，一连三次把酒洒扬在敖包的石头上。

桑昆看在眼里，皱起眉头表示不快。他又斟满一杯酒递给父汗，高瓦也斟满了铁木真的金杯，即将互敬之际，高瓦闪亮的眼睛瞟了一眼敖尤图斯钦。于是，敖尤图斯钦又下跪祝愿道：

“孛儿只斤、克烈两部尊敬的大王相会在绿色草滩，在柳阴下共叙友情。为了部落和衷共济，为了永世常在友谊，举起玉液甘露美酒，洒向那神圣的大地！”

铁木真和王罕依言，一连三次把酒洒扬在柳梢和大地。

突然之间，只见王罕洒酒的地方，绿草瞬间变红，树皮爆裂开来，敖包石头也都崩裂了。

王罕脸色突变，恼怒地瞪着桑昆，感到十分难堪。再看铁木真洒泼酒的地方，树草石头依然如故，没有任何变化，站在一旁的高瓦不禁笑道：

“哎呀，这可是天下奇观，克烈公子的酒真是暴烈，青草枯死，石头崩裂，树皮爆开，干沙冒烟。快，把桑昆在嘎扎嘎山二道欢迎会上敬的酒拿出来，让大家尝一尝！”

说完，顺手将桑昆敬的酒洒在石头上，石头立刻崩裂，洒在树干上，树

皮当即爆裂,洒在青草上,青草立即变红枯死,洒在沙滩上,沙滩当下冒出黑烟。

王罕看在眼里,指着桑昆,咬牙切齿地痛骂道:“你这个贪得无厌的我族败类,你这个败坏族风的孽子,怎能这般对待孛儿只斤部族呢?你是不是想把我夹在当中,充当你的帮凶呢?”盛怒之下,干咳着说不出话来。

敖尤图斯钦急忙下跪,斟上自带的美酒,祝福道:

“故乡的美酒,治国的良药,友谊的甘露,仇恨的波涛。醇香的奶酒,心灵的金桥,暴烈的毒酒,燃烧的炸药。尊敬的汗王,切莫动肝火。公子桑昆,或许不知道。明明是美酒,怎会变毒药?确实是香醇,怎变杀人刀?如无害人意,不必追根苗。当面做试验,好使您知晓。我奉盟主命,带来名贵酒。醇正味甘美,柔润且芳香。高手酿制成,余味无限长。君王若疑心,不妨现品尝。斟满一杯酒,且往河里扬,比水更清冽,透明十里香。开怀请豪饮,胃舒精神爽。大家同举杯,人人干一场!”

合撒儿抱来一坛酒,敖尤图斯钦拿出牛角杯,基满美酒,献给在场诸位,用手指蘸酒向四方洒扬之后,祝福道:“向上天诸神,向广袤大地,敬奉这酒浆,洒扬这甘露。请庇护保佑,我们的君主,让永远修好,叫世代共济。”

说罢,大家都把第一滴酒洒向天空大地,铁木真和王罕互相交换了金杯,敖尤图斯钦放下翻卷的袖口,掀开蟒袍前襟,跨前一步下跪祝福道:

“孛儿只斤部的大王,把扶助别人当做信条,克烈部的汗王,接受貂皮袍的礼品。在宝尔罕嘎拉都那欢宴,代为收拢分离的部众,实现当初的诺言,我们真诚的相处。当克烈部的众将属臣,数次遭难的危急关头,宝日拉和木华黎,冒死挽救了他们。汗王你不违前言,使我们友谊长存,缔结和亲的姻盟,共修永世的友邻。”

两部大汗欢聚在毡包之前,尽管三次敬了毒酒,都是他们未曾料到的事情,并无合谋害人之意,所以,他们仍然友好乐观,铁木真兴致勃勃地干了一杯酒,而且还把金杯送到王罕眼前,示意请王罕也这般干杯。

王罕心情也十分激动,不禁淌下热泪,一口喝下金杯酒,不慎呛了一口,咳嗽起来,铁木真对王罕说:“尊敬的父汗,请你放宽心,此乃区区事,切莫太劳身。”

说罢,一连敬了三杯酒,俩人携手来到克烈部准备好的驻地。此时此刻,桑昆真是感到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无处藏身。

克烈部来参加盛宴的高朋贵戚看见铁木真带来四五十人,而且个个温和亲善,人人都穿戴红红绿绿,两侧佩着长长的飘带,没带任何刀剑。

特别是铁木真,容光焕发,双目光彩照人,身躯像松柏一般挺拔,无不敬佩。

王罕喝令赴宴的人们,全都解下随身携带的兵器,把铁木真请到中央座垫上,王罕以主人的身份坐入左席。往下是分为两翼,各部落首领和亲朋入座。

盛大宴会开始了。王罕唤来幼子陶斯夫,向铁木真叩见施礼。铁木真见他虽然年幼,却生得非常英俊,比起他兄长桑昆显得聪慧,且有福态。王罕殷勤招待铁木真,每一道饭菜酒浆,他总是自己先尝,然后再请铁木真享用,桑昆实在得不到任何下毒的机会。

这时,一个小男孩儿端来两碗胎羔汤,献给两位部主。苏尔塔拉图有点疑心,他眼明手快,急忙用汤勺往角碗里盛了几勺,果然角碗里的汤沸腾起来了。他用眼睛示意给铁木真,铁木真也已看在眼里,轻轻地点了点头,装出不知道的样子。苏尔塔拉图想给王罕盛几勺这一碗的汤,铁木真皱起眉摇头制止。

宴会即将结束,王罕令人把上席的佳菜名肴赏赐给下席的诸部首领。

敖尤图斯钦看见右排上席坐着桑昆岳父、塔塔儿部的特莫勒吉根那颜,他借着酒兴,显得傲慢无礼。现在,王罕叫人把自己未下勺的那碗胎羔汤转送给他。苏尔塔拉图听了暗自高兴,趁铁木真转脸之际,把那两碗汤调换了位置。

王罕将面前那碗汤,赏赐给特莫勒吉根那颜。只见他双手捧着那碗汤,大口喝起来,一滴也没留。

当他放下汤碗的刹那间,突然呕吐起来,狂呼乱叫着就地打滚,顿时七窍流血,把衣裳撕得粉碎,露出胸脯,咬烂了嘴唇,当时就断了气。前来赴宴的人们都目睹了这幕惨剧。

塔塔儿部的女婿桑昆、特莫勒吉根的族弟胡日勒吉根,气急败坏地鸣放火炮。霎时军旗林立,埋伏在丛林中的阿尔斯楞率先冲了出来,大声吼叫:

“铁木真,别梦想做天子了!”

话音刚落,三百名将领杀过来。这时,从背后飞来一箭把阿尔斯楞射下马去。特古斯朝克图和扎拉玛飞马赶到,将无能的王罕捆绑起来,由合撒儿和别力古台押着作为人质。

高瓦牵来铁木真的马,胡尔古力吉立刻将铁木真扶上马背,一边抵挡,一连保护铁木真踏上归途。扎拉玛看见温都尔斯钦和图日在马上押着王罕,却不见别力古台。回马寻找,才看见别力古台单枪匹马正和克烈

部人拼杀，他冲进人群，把他救了出来。

此时，埋伏在深坑里的三百名精兵，由于首领阿尔斯楞中箭落马，由他弟弟扎那重新率兵追来，便没追多远，又中箭落马。

铁木真在众将保护下，早已驰去。克烈部的桑昆因为王罕被掳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他妻子的叔叔胡日勒吉根气急败坏地催促道：“事到如今只能率兵追击，把他们斩尽杀绝，倘若我们胜利，还有夺回王罕的希望。”

桑昆因其父宠爱小妃，一向心怀不满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趁着醉酒的威力，当即率领全军，催马挥戈，冲杀过去。

突然，前方响起炮声，沙漠的柳林丛中又吹起军号，哲别、赤老温二人，率领士兵从侧面发起攻击。桑昆冲出重围，呼啸而去。哲别和赤老温被阿少嘎纠缠得无法脱身，他枪法娴熟，敏捷有力，不给哲别、赤老温喘息之机。正在争战，阿少嘎突然脸色苍白，动作迟钝，丢下手中兵器，两脚朝天，摔下马来。哲别和赤老温同时赶过去，从马上俯身一人拉住他一只脚。宝日拉飞马赶到，哲别、赤老温喜形于色。他们挥戈催马，追击桑昆，前截后堵，左右夹击。

原来，宝日拉遵照木华黎军令，探到克烈部伏兵的位置，在对面草丛中埋伏下来，拦截阿少嘎和扎那的伏兵，用暗箭把他们射下马来。这样，三员大将汇合一起，追击桑昆。

哲别射出一箭，桑昆早就知道他的神奇箭术，赶忙挥动大刀挡住长箭，不料右手中指被射中，长箭嵌进他的刀柄里。

桑昆无奈，只好丢弃大刀，趴在马鞍上，逃回军中。哲别和赤老温尾随铁木真的兵马，过了克鲁伦河，到了嘎扎嘎山。又遇克烈部的两千精兵，截住铁木真的去路，温都尔斯钦和图日急中生智，把王罕押到军前，利剑横在他的脖颈上，向他们喊道：

“谁要胆敢动手，我就先杀死你们的汗王。”

王罕嚎啕大哭道：“你们快快回避，饶我这条老命吧！”

扎拉玛、哲别、宝日拉、别力古台、合撒儿各领兵马，以王罕做挡箭牌，越过嘎扎嘎山，来到一处开阔地带。只见后面尘土飞扬处，有一个人骑着骗马疾驰而来，嘴里不断高呼：

“请刀下留情，不要伤害我的汗王。”

来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克烈部的中军大将波力古岱。扎拉玛令人把他捆绑起来，连人带马一起带走。

桑昆至今醉意尚浓，被射断的手指疼痛难忍。

此时，铁木真的军队突然遇到阻拦，停止前进，举目观望，在横断山峦

的沟豁里，军号响处，只见札木合率领伏兵三千，如山洪一般冲击过来，大声呼喊：

“快把铁木真交出来！”

前有札木合堵截，后有桑昆追击，左边是克鲁伦河，右边是吉胡朗图山，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。

铁木真当机立断，令赤老温率一千精兵充当前锋，迎战札木合；令哲别率一千精兵担任后卫，狙击桑昆；令别力古台与合撒儿支援赤老温。铁木真率宝日拉、扎拉玛等六员大将，从中路突围，但因兵力不足，实难奏效。

正在危机时刻，三处响起炮声，又有三股兵马从外围杀将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在桑昆军的后面，博尔术、博尔忽率领兵马，从埋伏的芦苇丛中冲杀出来，把桑昆的后卫杀得难以招架，阵脚大乱。

胡克图率五百精兵，从右边的吉胡朗山谷出战，斜刺里札木合的兵马也同样扰乱了他的阵营。克烈军的前锋后卫遭到重创，又见到到处都是铁木真的大旗，人心涣散，四处溃逃。趁此机会，别力古台、合撒儿、宝日拉、扎拉玛等人，加强铁木真的中路的军，痛击札木合的军队。

札木合一看形势不妙，率先向嘎扎嘎山逃窜。

合撒儿一见札木合逃窜，立刻快马加鞭跟踪追击，射出一枝箭。神箭飞去，射穿了札木合的右耳。

此刻，中路的军又和胡图克的军队汇合。铁木真令哲别和赤老温夹击桑昆军，务求一个不留地全歼。桑昆原被博尔术和博尔忽军夹击得无力招架，现在又值哲别和赤老温杀来，桑昆见此情景，心惊胆颤，挥刀砍掉大旗，遗弃帅盔，混进士兵群里去。克烈军一见军旗倒下，便纷纷举手投降。

早在这里迎候的军师木华黎，等待铁木真带领十位大臣通过要隘之后，便领兵追杀克烈军，直追出三十余里，才鸣锣收兵，回到吉胡朗山，在行营里为铁木真和众将军们设宴洗尘。

盛宴开始，大家举杯畅饮。

温都尔斯钦和图日把王罕押到席前，铁木真急忙站起来，亲自为他松绑，说道：“为何这般对待汗王？”并脱下自己的汗袍，披在王罕身上，邀他入宴，敬酒安慰道：“宁可喂养良马，也不哺育逆子，父汗终生睦邻，逆子却四处树敌。父汗请放宽心，我不会怪罪你！”

王罕感恩戴德，热泪滚滚而下，仰天长叹，放声哭泣，哽咽着说：“札木合施奸计酒里下毒，桑昆在暗中设下杀机，若不被你的贤臣当众识破，我早成了刀下之鬼。恩似海情如山的孛儿只斤，灾难中挽狂澜使我重生，

细思忖若不是贵军营救，札木合、桑昆害我终身。”

铁木真向他敬酒，再三安慰，并提起这次战斗的起因是为他亲弟别力古台娶其女索伦高娃为妻，王罕哭诉道：“只看在恩德重救命之情，我实感很荣幸本该答应，细思量正战乱时机不允，儿女事结姻缘当持慎重。待来日选吉时择定良辰，无疑义攀汗室结成姻盟，为难处兵乱时定也尚早，倒不如放慢些再行议定。”

铁木真觉得此话有理，便说：“这次两军开战，都因为你长子图谋不轨，设圈套埋伏兵诱我赴宴，无奈何带你来同度难关。”

铁木真解释把他带来的缘由，请他明察见谅。随后转身向波力古岱说道：“全靠你口齿伶俐，欺骗和引入狼室，若不是及时识破，早已是刀下死鬼。”

波力古岱叩头禀报道：“他们既然骗汗王，骗我奴婢又有何难？波力古岱生来傻，听说和亲当真。患了瘟疫卧病榻，心中高兴跑断腿。我见两部都有诚意，好言相劝邀你去。后来忽然刀兵相见，不知老王安危？骑着驢马闯回军营，小奴并非怀二心。是杀是赦恩主定，发誓句句属实情。”

铁木真听罢，称赞道：“忠于主人最要紧，说错做错讲诚恳，不惧生死置度外，追随而来是真心。”

说罢，铁木真下令为他松绑，赏他酒肉。波力古岱感谢不杀之恩，心中格外崇敬铁木真。

盛宴结束，铁木真陪同王罕在吉胡朗山上，进行了10天的狩猎消遣，然后再摆宴为王罕饯行。铁木真亲赐骏马，又从俘虏中选择五百人组成护送队。

铁木真向众将问道：“谁来护送克烈老王？条件是不惜生命、骁勇善战，成命归来，重重有赏！”

从人群中走出两位年轻小将，叩拜说：“属下愿为大汗效劳！”

铁木真一看，原来是老臣蒙力克的两个儿子，阿鲁哈和苏赫弟兄，心中大悦，夸奖道：“虎生虎子，勇士家出勇士。”于是，命阿鲁哈和苏赫兄弟率队，护送王罕回程。

临行，又互相敬酒，王罕眼含热泪，向铁木真施礼告辞。

铁木真送走王罕，坐进汗帐，奖赏了冲破三计的十名贤臣和闯过三关的十名豪杰，其中宝日拉名列首功。

就绑架王罕一事，铁木真问及木华黎。木华黎答道：“俗语说‘对智者施计，对愚者用棒’。假如王罕不经这场艰辛，他不会记住我们的恩德。所以，臣定计，首先显示我军威力，然后给他出路，以示我军宽仁。”

铁木真称赞道:“你真是位重恩的贤哲,守纪严法的军师。”又说:“王罕这次钻进了我的扳指,被我的腰带缠住,被我的权威慑服了,是不是?”

木华黎说:“王罕一向心胸狭窄,绝不会被你恩德所动。”

铁木真点头道:“你的看法很对。”

“那你说我们放他回去是对还是错?”铁木真问道。

“大汗,尽管我们早晚会与克烈部开战,但因为王罕老迈昏庸,还念旧情,放他回去对咱们最为有利。如果杀掉王罕,克烈部肯定会同仇敌忾,一致对我,恐怕难以应付。再说,留着王罕,让克烈部内部为争夺汗位起纷争,不是更有利于统一蒙古吗?”

铁木真听着木华黎的话,心里觉得很受用,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儿上。

班师回营的大军,受到乌勒古大臣的头道欢迎,受到蒙力克、锁儿罕失刺等老臣的二道欢迎,受到孛儿帖、合答安等妻妾的三道欢迎。

第三十四回 札木合左右吹妖风 铁木真降伏扎鲁特

扎鲁特部首领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先祖建立的大汗基业，如今到了头朝北方、向戈壁沙漠之部称臣了！”他走进后宫，满眼泪，向十七名年轻貌美的妃子宣告归顺铁木真的惊人决定。

札木合鼓动桑昆暗害铁木真败露之后，真是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便周游到孛儿只斤部的西北地区，在那些已经对铁木真称臣纳贡的小部落挑拨离间，组织策反，结果使恩忽德部反叛。

这个恩忽德部，隶属于土尔扈特部，它管辖着三十一个小部落，部落首领叫章高，因其人心细手巧，绰号巧手章高。此人早在扎鲁特、嘎其贡、哈日盖、哈日勒台、其莫德、巴日勒斯、郭尔鲁德部以及三个土尔扈特部归顺铁木真的时候，随父而来。他手下的右翼将军巴尔荡，左翼将军布日赫，全是胸无大志、傲慢无理之徒。

章高帐下统管三十一个小部落的乌如苏古米，是个布利亚特人。此人深谋远虑，心胸豁达，和其主章高耿直、鲁莽形成明显的对比。

前年，铁木真征服了塔塔儿部，后来又和伊吉力其部结亲。在这二次事件中，乌如苏古米都提过上策良计，却因布日赫和巴尔荡的轻举妄动而失败。

这个消息却被札木合得知，他先跑到前扎鲁特酋长旺楚克那里说：“铁木真正准备侵略你们，占领你们的土地。最好，我们诸部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它。你的使命是带领你的军队，渡过乌梁海，在你边境处的敖勒盖山，佯装狩猎，迎击进犯的军队。”

然后，札木合命令自己的军队装扮成铁木真军队，攻击扎鲁特军队。随后，又来到恩忽德部，欺骗说铁木真的大军马上要来征讨他们。并且以他那簧之舌煽动章高对铁木真的仇恨情绪。

这么一来，布日赫、巴尔荡都把札木合当做知己，热情欢迎盛宴款待。

宴席上，章高却提出异议说：“据我所知，铁木真大汗一向宽宏大量，即使我们有些过错，他们也能谅解。我将亲自带领乌如苏古米等人，当面

认罪,可免受战乱之苦。”

乌如苏米站出来说:“部主高见,两部和好,此乃长久之计,如果我们提前行动,也许可以避免他们前来问罪,免遭战祸。”

布日赫、巴尔荡齐声反对,大声说:“事情到了这般地步,干脆拼死迎战!”

札木合问:“你们十部三十一个小部落,究竟能抽多少军队?”

布日赫、巴尔荡同时回答:“可以召集三万人马。”

札木合故意加以威胁说:“铁木真著名将领虽然只有二十来人,精兵却有六万多人。你们的兵马不抵他们一半,怎么能和他们作战?”

章高说:“在我想来,铁木真不宜和普通牧人相提并论,他是一个真正的人。”

札木合摇头道:“不可,不可!为时已经太晚。如今铁木真准备好问罪的军队,兴师只在朝夕之间。我以前和铁木真做过安答,深知他的心计。一句话,他想奴役任何人。这几年,他平定了塔塔儿,打败了莎木,征服了泰亦赤兀部,打败了莫尔格德,空前强盛起来,天下扬名。对于顺从他的人,以奴隶属民相待。我如不再三劝说克烈汗王,他险些中了孛儿只斤族的联姻奸计。否则,他怎能号称一国之君,稳坐汗王宝座呢?看来,伊吉力其部主之子孛徒,与铁木真结亲,肯定是走错了路,早晚逃脱不了要做他们奴才的命运。所有这些,你都耳闻目睹,为什么还要对孛儿只斤氏族抱有幻想呢?如果你敢起兵反对铁木真,我可以向克烈王借二万援兵,随时支援你。另外,现在扎鲁特部的旺楚克也要攻打铁木真部,这么多部落群起而攻之,焉有不胜之理?”

章高听着,浑身出汗,感到走投无路,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在札木合的威胁下,只好屈从就范。乌如苏古米感到无法挽回,便暗自携带家眷,移居到别处去了。

自从章高中了札木合挑拨离间的奸计,经不住布日赫和巴尔荡的鼓动,从十部三十一个小部落中选出三万精兵,迁到查那平原,先择水草丰美的地方,建筑里外三层的高墙,周围挖了无数陷阱,覆盖柳条伪装起来。

一天,孛儿只斤部的军师木华黎,突然收到扎鲁特部旺楚克汗的宣战书,紧急向铁木真禀报,并亲自率兵到敖勒盖山防守。紧接着又收到恩忽德部的宣战书。

铁木真有所怀疑地说:“恩忽德部章高是十部三十一个小部落的首领,原本诚实稳重,无端地怎会前来宣战?”命人带来使臣,询问背叛缘由。